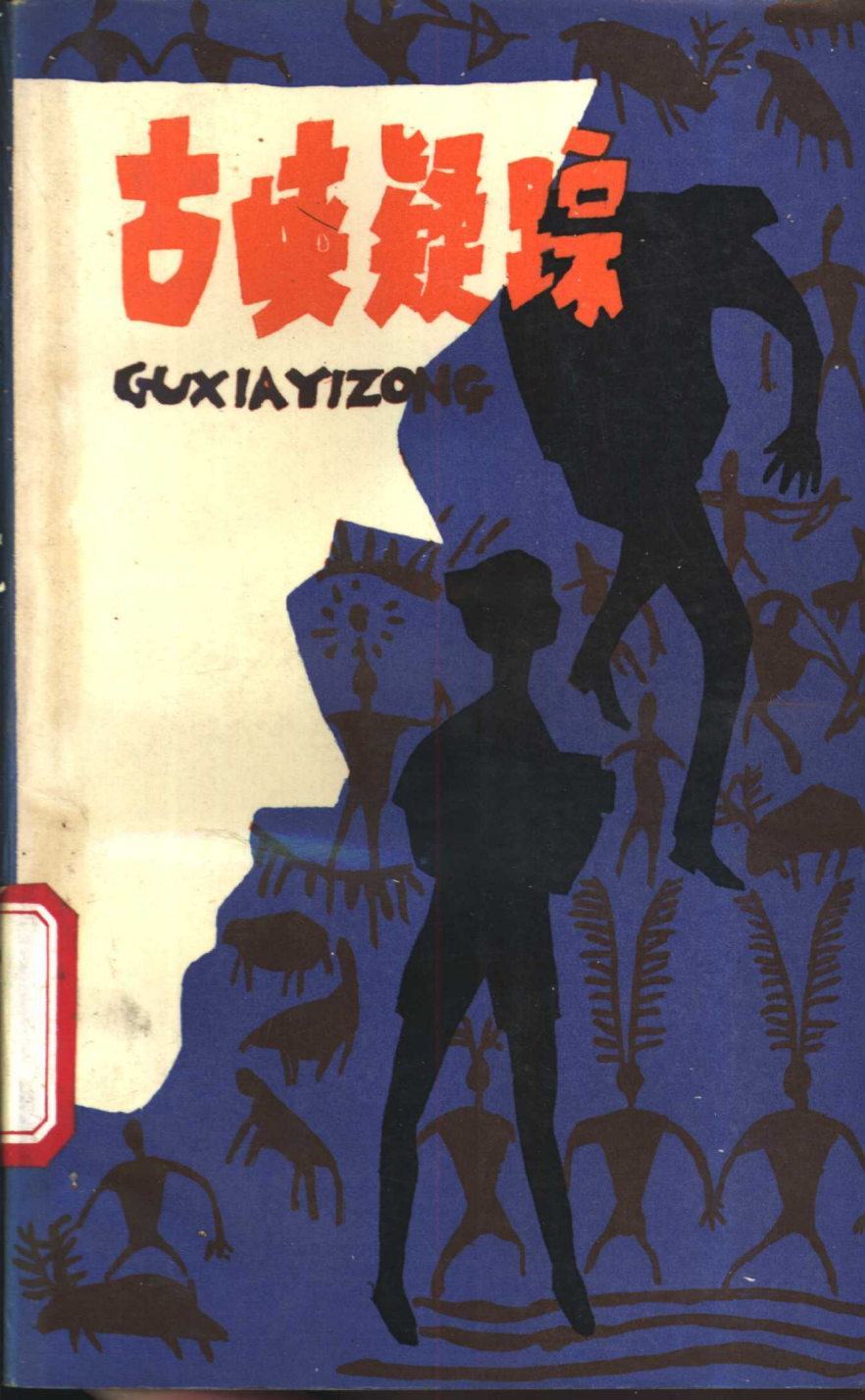


古峽疑踪

GUXIAYIZONG



古 峡 疑 踪

夏有志 著



重 庆 出 版 社

1988年·重庆

责任编辑：李晓峰
封面设计：康 宁
技术设计：寇小平
插 图：康 宁 夏有志

夏 有 志 著
古 峡 疑 踪

重 庆 出 版 社 出 版 (重庆长江二路205号)
新华书店重庆发行所发行 重庆新华印刷厂印刷

开本787×96 1/32 印张7 插页4 字数110千
1988年2月第一版 1988年2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
印数：1—11,500

ISBN 7-5366-0425-4/I·79(儿)

定价：1.55元

我为什么写作

夏有志

—

我为什么写作？

是为了让人看。

人们都爱看我的书吗？

我、我……我惶惑了。

从我开始写第一篇小说起，迄今已出版了14本书，200万字，八年当中先后获过12次奖，成绩可谓“斐然”。然而，每当我到少年朋友中间或到学校里去，竟很少有少年朋友知道我这个“作家”，能点出我作品篇目者也寥寥无几。

我自问自己：难道你没努力好好写？

不，我一直在刻意追求尽善尽美的境界，一直在琢磨每一件“工艺品”；每一本书的酝酿时间都要在两三年以上，每一部作品都象十月怀胎般痛苦孕育，每写完一部书稿都几乎要耗尽我的心血和才能，常常写完一部书稿就虚弱得犹如大病

一场。

惶惑，苦闷，失意，种种郁郁之情笼罩住我。

“您的作品越写越没了故事，读起来没有味儿，不吸引人。”一位初中生对我不客气地说。一边说，一边哗哗翻弄着我的一本精装书，随便得象在翻一叠废纸。

谢谢你，我的王子！

他无意的话替我开了一扇门上的锁。

故事性，这个儿童小说的要素，这个曾被我踢到场外去的球儿，被这位小哥们儿给捡了回来。

刚巧，有家叫做《儿童大世界》的刊物来向我约稿，“请您写一个中篇给我们连载，要故事情节紧张而吸引人的”。

好吧，搞一个故事性强的！要情节跌宕起伏，一曲三折，扣人心弦，一定要让小哥们儿读几页就放不下。

我准备动手了。

我漫步在街头书摊之间，一本一本浏览那些被小哥们儿不忍释手的“通俗小说”。渐渐，我对“地摊文学”摸清了路数。少年朋友，说句不客气的话，那些通俗书刊，除去少数精品外，大多数都粗鄙不堪，它们在浪费你们宝贵的光阴呵。就拿某些侦破小说为例吧，差不多都是一个模式：砰砰两枪，一具无名女尸倒下，然后是摩托车驶

来，发现几个破案线索，一个可怜虫被误解，然后被敌人打死，破案又陷入迷魂阵，接着又发现了新的线索，找出真正罪犯，再来一番武打，结尾或者是把罪犯打死，或者是逼死。除去情节还剩什么？没了。

照这个路数搞惊险小说行吗？不行！

这种编造的故事实在太低下，太廉价，实在太缺少文学作品最起码的美学价值了。

我又阅读了一大批世界通俗文学名著（如阿萨·黑利和森村诚一等人的），我发现他们著作的格调与严肃性就高一些。这样，我给自己将要动笔的惊险小说定下一个原则：既要推理小说的快节奏，又要有较深刻的社会内涵，二者揉合在一起，用以塑造八十年代少男少女形象，用以塑造二十一世纪公民的优美高尚品格。

就这样，我尝试着写出了《古峡疑踪》。

它在《儿童大世界》一连载，立即得到少年读者的喜爱，此刊物的发行量也骤然大增。后来，一位颇有文学眼光和造诣颇深的中年编辑找到我，要我修改、润色——在他的帮助下，经过几易其稿，使这部惊险小说渐趋完美起来。

现在，它与读者见面了，我仍以惴惴的心情渴望朋友们的反馈。

愿朋友们爱看这部中篇。

二

我为什么写作？

是为了让读者和我一起去发现世界，思考世界，热爱世界。

对生活充满好奇和热忱，是我至今创作之泉喷涌不竭的主要原因。

前年，我独自一人莽莽撞撞闯进位于云贵高原东南坡的布依族中间去了。我惊喜地发现八十年代的现代文明浪潮，正澎湃汹涌地向这片原始、古老、蛮荒的土地冲击，我既看到了愚昧，更看到了苏醒；我既看到被满身首饰束缚的老年布依人，更看到了睁大眼睛向文明世界遥望的布依少男少女……

一位南非作家曾说：“写作是一匹骏马，它奔驰在通往迷宫的路上，闯入迷宫，对迷宫加以描绘，因而揭穿了迷宫的秘密。”又说：“人们写作是为了揭示真理，为了找到遗忘的贝壳。”

我难道不是这样么。我闯进了布依人的寨子和学校里去，发现了这个被文明社会遗忘的贝壳，我为什么不去描绘它和它带给我的感受呢？

诚然，处于现代文明边缘的布依人的生活、追求、观念，对我来说还有一个一个的谜，但我

想，只要忠实于我自己的感受和眼睛，恐怕会在某种程度上接近真理的。

怀着冲动，我草就了《一个布依少女的梦》。

在写作中我仿佛又置身于布依人的生活氛围中，我又一次尝到了创造的快乐。我衷心希望我创造的人物和故事，读者接过去后，会把我的创造变成你们自己的创造。

所有的创造都会给人带来快乐的。

三

我为什么写作？

因为它能破译我周围世界的密码。喧嚣器器的世界，常常使人目迷五色，觉得四围一片混沌。然而，当我以作家的眼睛去看生活时，我有时就有了某种超脱感，我仿佛在欣赏一幕幕人间大戏剧，一切善的美的，一切丑的恶的，都轮番在我面前表演起来，我于是挑出那些性格鲜明的人物，把他们复印在我的书上，这样，读者也就从一个又一个的人物身上为原点，拓宽开去，逐渐了解了全世界。

为此，我深深热爱作家这个职业。

我为什么写作？

因为它是我与同时代少年朋友交往的唯一手

段。

生活里和谐、神圣、博爱的火种点燃了我，给我带来温暖和光明，我通过写作将这温暖和光明传播开来，然后再去在少年朋友心灵中点燃起火花。

我所爱的，希望少年朋友也爱。

我巴望着被少年朋友们爱，通过这本书。

目 录

- 1 古峡疑踪
(少年推理小说)

* * *

- 127 一个布依少女的梦
(少年游记体小说)



一辆大型轿车在黎明的朦胧中向西驰行。

城市的廓影早已被远远甩在了后面，郊野的公路上，平坦的柏油马路很少有起伏坎坷，使得车厢犹如一个舒适的大摇篮；车厢里的乘客们大概因为兴奋了大半夜的缘故，现在差不多都被轻摇轻晃地送入了梦乡。

乘客是少年宫的两位辅导员和他们带领的四十名少年男女——某市南苑区少年宫利用暑假组织夏令营，营址设在离城二百多里远的栖霞岭，时间为一周；四十名少年分成生物和摄影两组，都是来自二十几所中学的初中生。

靠近车门的“售票员席”上坐着摄影组的辅导老师，四十多岁，复姓欧阳，他没睡，只是把头靠在椅背上眯着眼想事。这是他第一次带领活蹦乱跳的小摄影迷到边远的荒山搞活动，心头不免有些微微的怯和淡淡的虑，所以不敢睡，也睡不着。

栖霞岭，没去过，只在最近的报刊文摘上看到点零星的材料，知道那一带是个尚未开发的原始林区，是个藏匿着无数神秘的地方。搞这次夏令营的动议，是生物组张莽老师提的，张老师在

植物分类学上有专长，是市植物学会的理事，年青，好动；他去过栖霞岭，他对欧阳老师把栖霞岭描绘得神乎其神，“您再也想象不出，在古长城的遗址边上会有原始森林，简直是个古植物博物馆”，“那儿的风景实在绝妙得让人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，简直是塞外的桂林山水”——三说两说，欧阳老师动了心；考虑了两天后，决定和生物组搭伙搞这个夏令营。

是啊，“塞外的桂林”，肯定会有不少奇峰怪石、云海林涛映进照相机里去的，如果当真有几幅摄影作品被今秋的全市少年摄影展选上；那该是多么……慢，令人耽心的不也正这些奇峰怪石、云海林涛吗？

万一有哪个孩子走迷了路……

万一有哪个孩子跌到山涧下……

万一有哪个孩子……

欧阳老师悄悄推开车窗上的玻璃，对外深深吁了口气。

已经隐隐约约看到远山了，淡紫色。连绵不断地横亘在地平线上。什么时候有了雾，雾将远山变成了童话般的地方，象幻影，使你无论怎样睁大眼睛也看不清远山的真面目。雾仿佛有一种能软化物性的成分，岩石构成的山峦，现在正以半透明的姿影漂浮在半空……

怕晨风吹凉了瞌睡中的孩子，欧阳老师又悄悄拉上车窗玻璃，回过头来，他的目光无意中落在了车厢过道的行李堆上。

靠后的一个行李卷儿忽地蠕动了一下，停了停，又蠕动了一下，不动了。

欧阳老师怀疑自己的眼睛出了毛病，明明白白是一个行李卷儿，怎么会动？如果说是汽车颠的，那为什么别的行李卷儿不动呢？

欧阳老师从座位上站起来，轻轻走过去，弯下腰用手一摸，象被扎了一下，他猛地缩回来。他触到了一个软乎乎温乎乎的东西上，正待要喊，那个行李卷儿伸出一只手，冲他摆了几摆。

“老师，别喊，是我，唐宇。”行李卷儿变成了一个男孩子，压低了嗓子在恳求。

“你！你……”欧阳老师的心格登一下，他最怕的事还是出现了，“你是怎么混上车的？”

“昨天夜里，你们往车上装行李的时候，我扛着一个被子卷儿，挡住脸，就——”

“你家里知道你来吗？”

“知道。”

“胡说！又来骗我。”

欧阳老师气得喉咙发噎，不再看那个躺在行李堆中间的孩子。

唐宇是个让爸爸、妈妈和班主任都不放心的十三岁初中生。爸爸多次训斥他好高骛远，不好好学习，是个“一瓶子不满，半瓶子逛荡”没出息的东西；妈妈总爱碎嘴叨叨他拈鸡逗狗没正形儿，三天不插个漏子就浑身痒得慌；班主任说他是个处在危险年龄段又精力过剩的个别生，如不严加管教，后果不堪设想……。

就是这个坏小子，前天傍晚跑到少年宫找欧阳老师，要求参加摄影夏令营。

“会摄影吗？”

“才学没几天，凑凑合合能拍，还不会冲卷儿和洗印。”

嗯，眼珠子象玻璃球儿般滑，说话倒满老实。

“当场考考你，行吗？”

“蒙着试试吧，照坏了您别笑话我。”

嗯，答话还满谦虚。

欧阳老师向远处的两个男孩招招手：“你们俩过来一下。”

那两个也是来磨着要去夏令营的。

“我这个相机里正好还剩下三张卷儿，现在，我要你们三个就地选景，每人拍一张，我要考考你们的水平。”

三个男孩谁和谁也不认识，都没吭声儿。

欧阳老师用眼睛扫了一圈儿院子，开始命题

了：“好，你们听清楚，我的题目是——万紫千红。”

第一个男孩子反映迟钝，捧着相机在院子里瞎逛摸，转来转去不知镜头对准哪儿好——普普通通的大院子，灰淘淘的房子，灰淘淘的地面，上哪儿找“万紫千红”！

第二个男孩叫柳萌，一看就是个机伶鬼儿，他抢过相机，飞快跑到北墙根，把分散开的十几盆花搬到一起，然后把镜头对着簇在一起的五颜六色的花朵儿一按，成啦！

轮到唐宇了，他几乎想也没想，把镜头从平视忽地仰向了天空，咔嚓，按了快门儿，按的时候还故意把相机颤动了一下。

“好，你们在这儿等一下，我到暗室里把胶卷儿冲出来。”欧阳老师钻进暗室，一小时后捏着两张刚扩印出的彩色照片走了回来。

柳萌的作品，合乎题意，花团锦簇，万紫千红。

唐宇的作品使欧阳老师为之一震：晚霞映照的天空，那贝母般的色彩和斑斓的云朵，熠熠灿灿，由于在拍摄时镜头颤动了一下，使艳丽的天空模糊成一幅印象派画家的水彩画。

欧阳老师从心眼里别提有多喜爱这两个新发现的小天才了，可是当他第二天和唐宇的班主任

通过电话，得知他原来是个无法驾驭的野孩子，只好忍痛割爱：不能带他去栖霞岭！这样的孩子天份高，可危险性也极大；这种孩子歪点子多，胆儿又邪大，万一在深山荒岭出了事，可不要我兜一切责任！夏令营不能要他，不能。

就这样，欧阳老师的摄影小组只临时增补了柳萌，对唐宇连睬也没睬，请少年宫负责人出面回绝了他，“我们夏令营的名额已满，欢迎你暑假后来参加活动。”

谁料想，唐宇玩儿了个瞒天过海骗术，半夜里钻进汽车，而现在汽车马上就要爬山了，这可怎么办！

忽然，车窗外掠过—个汽车站牌使欧阳老师的眼睛一亮。

“司机同志请停车，请您停一下！”

嘎吱——汽车刹住了车。全车的人都醒了过来，全莫名其妙地不知发生了什么情况。

欧阳老师跳下车，走到路边的站牌下对着它看了好半天，折回身对车上喊：“唐宇，你现在就在这儿下车，看见没有，这儿有开往城里去的长途汽车，你坐长途汽车回家，听话！”

唐宇不动，也不说话，死死地坐在行李堆上，

欧阳老师见喊不动，就又上了车，连搂带哄